

当代吉尔吉斯语言教育政策概况



任珊珊*

上海政法学院语言文化学院 (国际交流学院), 上海 201701

摘要: 语言教育政策在国家的文化生态、教育体系和国际交流机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它关系到国民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的塑造、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多民族社会的团结稳定和国际竞争力。本文回顾了吉尔吉斯语言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 借助文献阅读和政策文本分析等方法, 梳理了吉尔吉斯语言教育政策的变化历史及社会背景等。吉尔吉斯语言教育政策涉及吉尔吉斯国语教育的推广、教育领域语言规划、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外语教育和语言教育相关法规政策的制定等。结果表明, 吉尔吉斯斯坦政府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举措, 有效提升了吉尔吉斯语的地位和普及度, 促进了民族语言的传承与发展, 进一步平衡了俄语与吉尔吉斯语, 推动了外语教育多元化。这些语言教育政策的实施, 不仅增强了国民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 也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文化繁荣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 语言; 语言教育政策; 吉尔吉斯斯坦

DOI: [10.57237/j.ha.2024.03.002](https://doi.org/10.57237/j.ha.2024.03.002)

An Overview of Contemporary Kyrgyz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Ren Shanshan*

School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701, China

Abstract: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untry's cultural ecology, education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shaping of national language ability and cultural accomplishment, the inheritance and promo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the unity and stability of multi-ethnic society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Kyrgyz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and sorts out the content of the Kyrgyz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by means of literature reading and policy text analysis. The Kyrgyz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involves the promotion of Kyrgyz national language education, language planning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minority language educatio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he formulation of relevant laws and policies for language educ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rough a series of laws, regulations and policy measures, the Kyrgyz government has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status and popularity of the Kyrgyz language, promoted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and promote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ies has not only enhanced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people of Kyrgyzstan, but also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cultural prosperity of Kyrgyzsta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it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基金项目: 2023 年上海政法学院青年科研基金项目 (2023XQN12).

*通信作者: 任珊珊, rss1917@163.com

收稿日期: 2024-07-15; 接受日期: 2024-08-06; 在线出版日期: 2024-08-08

<http://www.humarts.net>

Keywords: Language;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Kyrgyzstan

1 引言

语言教育政策在国家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科学、合理、有效的语言教育政策可以促进民族文化遗产、推进教育公平、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科技创新和国际合作等多方面的进步与发展。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及民族语言，可以有效传承和弘扬国家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国民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感。在多民族、多语言国家中，尊重和保护各民族语言的同时，推广国家通用语言，可以打破地域和族群隔阂，促进不同民族、地区间的交流与合作，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有助于增强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与此同时，科学、合理的语言教育政策有助于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教育差距，确保每个公民都有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

吉尔吉斯是多民族国家，语言环境较为复杂，在语言及文字的选择上几经坎坷。目前，根据吉尔吉斯共和国宪法规定，俄语是吉尔吉斯的族际交际用语，是吉尔吉斯的官方语言；吉尔吉斯语为国语。目前中国专家学者已关注到吉尔吉斯语言教育政策，研究主要集中在吉尔吉斯的国际中文教育[1]、双语制[2]、东干人聚集地的语言教育[3]等，对吉尔吉斯语言教育政策的动态发展趋势的关注有待加强。本文从吉尔吉斯语言概况、语言教育政策的发展变化及现状等方面进行阐释，展现了语言教育政策在国家发展、民族和谐、语言认同以及民族认同中的重要作用。

2 吉尔吉斯语言概况

吉尔吉斯是位于中亚地区东北部的内陆国，历史悠久。根据《史记》记载，公元前3世纪该地区被称为“坚昆”、“鬲昆”。此外，《史记》中首次提及吉尔吉斯民族。公元6-13世纪曾建立吉尔吉斯汗国，16世纪因受沙俄的压迫，从叶尼塞河上游迁居到中亚现居地。1876年沙皇俄国入侵吞并了吉尔吉斯，1936年建立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1991年8月31日独立，改国名为吉尔吉斯共和国。

截至2023年12月，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常住人口约为700万，约90个民族，包括吉尔吉斯族(72.8%)、乌兹别克族(14.5%)、俄罗斯族(约6.2%)、东干族

(1.1%)、维吾尔族(0.9%)、乌克兰族(0.2%)等其他民族[4]。2023年7月修订的《吉尔吉斯共和国宪法》中规定：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国语为吉尔吉斯语。在吉尔吉斯共和国，俄语被用作官方语言。官方语言的使用应按照吉尔吉斯共和国立法规定的程序进行。

吉尔吉斯主体民族吉尔吉斯族的民族名称“Киргиз” (“Кыргыз”) 可以追溯到原始突厥语*-k ır(k)[5]。从语言谱系学上看，吉尔吉斯语传统上属于东基普查克语，或吉尔吉斯-基普恰克语，属于突厥语系的分支[6]。吉尔吉斯人已知最古老的居住地是西伯利亚东南部。经考古发掘，在吉尔吉斯族的故乡发现了一些吉尔吉斯族曾使用的铭文，但早已失传[7]。在8-13世纪，吉尔吉斯部落迁移到南方，在这里同阿尔泰语的母语使用者接触。到了14-16世纪，吉尔吉斯人迁居到了中亚地区，他们与其他突厥人的语言接触。因此，即使在吉尔吉斯斯坦被俄罗斯帝国吞并之前，双语就是吉尔吉斯斯坦的特征。1917年革命后，俄语在社会政治领域占主导地位，这导致了吉尔吉斯语-俄语双语制的巩固[8]。

在苏联时期，俄语作为优势语言在吉尔吉斯斯坦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苏联的语言政策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自1991年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通过宪法确立民族语言吉尔吉斯语为国语，强化吉尔吉斯语的地位，促进吉尔吉斯语在公共生活等领域的运作，巩固民族意识。吉尔吉斯斯坦的语言政策经历了多次调整 and 变化，这些变化与民族主义和回归意识等社会因素密切相关，使得吉尔吉斯斯坦的语言政策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特征。根据美国中亚大学的数据，移居俄罗斯的吉尔吉斯人在不同程度上使用俄语，但只有52%的移民具有高水平的俄语语言能力。此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国际交流的增多，外语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3 吉尔吉斯语言教育政策

库帕把语言政策划分为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和语言习得规划(也叫语言教育规划或语言教育政策)[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 20 世纪五十年代初就指出：“教育中的语言问题是世界性的问题”，此外，斯波斯基提出，“在语言教育政策中经常会遇到许多根本性的问题。首先是决定何种语言为教学语言的问题” [10]。教学语言的选择和使用有着深远的社会意义，同时还关乎到国家民族的和谐与社会的稳定。教育系统选择的语言，通过在正式教学中的使用，能赋予各种语言某种权力和威望。这不仅仅有代表地位和形象的象征性一面，还涉及以这种语言表达的共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思维方式[11]。为此，受到历史、政治、宗教、民族、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吉尔吉斯的语言教育政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在前苏联时期，得益于当时的民族文化平等政策，各加盟共和国开展了扫盲运动，吉尔吉斯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普及。但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苏联做出普及俄语的决定，这对中亚国家本民族语言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12]。与此同时，苏联中后期，由于强制推行俄语，各民族语言和外语的学习需求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单一化的语言政策加剧

了民族间的矛盾，也加速了苏联的解体[13]。

20 世纪末苏联解体，独立后的吉尔吉斯在语言政策及语言教育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探索，加入了中亚地区的“去俄罗斯化”浪潮。吉尔吉斯独立后初期，吉尔吉斯民族主义意识高涨，政府为了强调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开始大力推广吉尔吉斯语。早在 1989 年，为巩固吉尔吉斯主体民族意识，通过了《关于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语法》，将吉尔吉斯语确立为国语。随之相继建立了吉尔吉斯国家国语委员会、国语基金会以及国语与百科全书中心，大力推广、发展吉尔吉斯语教育。同时，民众对于回归民族语言和文化的需求增强，政府顺应这一趋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颁布宪法和法律，保护和发展吉尔吉斯语。1992 年，《吉尔吉斯教育法》中规定：国语为基本教学语言。1993 年，吉尔吉斯第一部《宪法》中强调：吉尔吉斯语为国语。因此，独立初期接受使用本族语吉尔吉斯语为教学语言的学生数量在增加，相应的俄语作为基本教学语言的学生数量在减少。为此，各类学校所占比例也发生了变化（见表 1 和表 2） [14]。

表 1 1990-1993 年吉尔吉斯斯坦学校教学指导语使用情况

年份	本族语（吉尔吉斯语）				俄语			
	1990	1991	1992	1993	1990	1991	1992	1993
学生所占百分比（%）	23.4	25.8	29.4	34	76.3	73.8	69.1	65.4

表 2 比什凯克市各类学校所占比例情况

学校	1990-1991 学年	1996-1997 学年
俄语学校	54.5%	25%
吉尔吉斯语学校	7%	12.5%
吉语俄语双语学校	39%	62.5%

可以看出，吉尔吉斯独立初期，国家高度重视主体民族语言教育的发展，通过法律和政策法规巩固国语的地位。然而，由于长期受到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俄语在吉尔吉斯的行政、教育、传媒、科技等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吉尔吉斯语的本体研究仍未完善，这种大力推广国

语，削弱俄语地位和功能的语言教育政策，对国家各领域的发展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与此同时，由于语言环境的恶化，俄罗斯族人口大量外迁[15]（见表 3） [16]。这导致俄语教师的短缺，影响俄语教学的质量，反过来又导致语言环境的恶化，形成一个不良循环。

表 3 吉尔吉斯斯坦主要民族人口变化（单位：万人） / （占总人数%）

年份	1999 年	2003 年	2022 年
全国总人口			
民族	482.29	498.44	674.73
吉尔吉斯族	312.82 (64.9)	333.33 (66.9)	499.59 (74.0)
乌兹别克族	66.50 (13.8)	70.40 (14.1)	99.93 (14.8)
俄罗斯族	60.32 (12.5)	53.06 (10.7)	33.52 (4.9)
.....			

当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逐渐平息之后，吉尔吉斯重新思考俄语在国家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由于

前苏联时期的俄语强化政策，俄语在科教领域拥有很高的声望[17]。俄语教育发展已经十分成熟，俄语仍是高等教育体系使用的主要教学语言，因此，为了获得高质量的教育资源，一些吉尔吉斯父母开始转变对俄语的态度，为孩子选择俄语学校或者吉俄双语学校进行学习。此外，俄语也是吉尔吉斯与中亚各国以及世界接轨的重要桥梁。2000 年，吉尔吉斯通过了《官方语言法》，其中规定：俄语是吉尔吉斯的官方语言。强调了官方语言受国家的保护，国家机关为使官方语言发挥作用及其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在各级各类学校，官方语言是必修课，并纳入国家教育文件学科清单。从幼儿园开始，孩子们就要同时学习吉尔吉斯语和俄语两种语言。与此同时，2002 年 5 月修订的《吉尔吉斯教育法》中规定，国语和官方语言为基本教学语言。

民族语言是身份认同的粘稠剂，吉尔吉斯政府一直致力与吉尔吉斯语教育的发展和吉尔吉斯语本体的研究与完善。在 2004 年修订的《国家语言法》再次强调了国语在教育体系中的应用，其中规定：国语是学前教育机构、初等、中等和高等专业教育机构以及由共和国和（或）地方预算资助的教育机构的主要教育和培养语言。学前教育机构、普通教育机构、使用官

方语言或其他教学语言的初等职业教育机构在整个学习期间提供国语教学。在有官方语言和其他教学语言的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机构，国语教学按照吉尔吉斯共和国政府规定的数额进行。国民的态度也是影响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与推广的重要要素，为此，2006 年，吉尔吉斯对公民发出“如何看待假如要取消俄语官方语言地位的问题”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完全支持取消的占 3.7%，支持的占 11.8%，不支持的占 26.6%，57.1% 的人完全不支持，0.7% 的人表示难以回答[18]。2002 至 2012 年年间，俄语学校从 143 所增至 203 所[19]。可见，俄语在吉尔吉斯的社会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吉尔吉斯经济改革的深入，国际交流日益频繁，掌握多种语言成为个人和国家发展的重要竞争力。在平衡国语和官方语言教育的同时，吉尔吉斯也注重少数民族族语言的教育，在吉尔吉斯《宪法》中特别强调：吉尔吉斯保障其他少数民族有保留本民族语言的权力，以及为它们的发展、教学和研究提供条件。2002 年修订的吉尔吉斯《教育法》指出：基本教学语言为国语和官方语言，与此同时，教学可以使用任何一种语言。进一步保障了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传承和发展（见表 4）[20]。

表 4 按教学语言分类的全日制教育机构学生人数分布情况

	2010	2012	2014	2016	2018	2020	2022
单语学习总人数	664955	641472	629406	680399	697049	695995	714684
其中：							
吉尔吉斯语	485867	479776	472847	509069	510108	515255	522656
俄语	119201	133784	132643	152964	172200	168166	175471
乌兹别克语	57960	25951	21965	16128	2351	10011	11937
塔吉克语	1927	1961	1951	2238	12390	2563	2712
英语							1908
双语及多语学习总人数	353913	372786	414223	495381	571019	661413	733033
其中：							
吉语-俄语	265199	270631	301196	364630	428315	504000	565655
吉语-乌兹别克语	30756	32576	31610	29619	31342	30725	28377
吉语-塔吉克语	1445	423	1304	1432	1475	1445	1484
俄语-英语							1757
乌兹别克语-俄语	44266	39739	42386	45863	52855	63798	58082
乌兹别克语-塔吉克语	688	-	-	1,307	-	-	-
吉语-乌兹别克语-俄语	10547	27230	35562	50290	54566	59003	73460
俄语-乌兹别克语-塔吉克语	1012	2187	2165	1142	1280	1194	1285
吉语-俄语-英语							1520
吉语-俄语-乌兹别克语-塔吉克语	-	-	-	1098	1186	1248	1413

可以看出，选择吉语、俄语、吉俄双语教学的人数基本呈现出稳定上升的态势。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

展，不同语言群体、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成为必然趋势。

为适应国际化和现代化的需求, 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开始调整语言教育政策, 逐步趋向“三语”政策, 即吉尔吉斯语、俄语和英语(或其他国际语言)的共同发展。政府鼓励民众掌握多种语言, 以适应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和社会需求。吉尔吉斯《教育法》中指出, 在所有的教学机构中吉尔吉斯语、俄语和外语为必修课。以吉尔吉斯发布的全日制中小学 2023-2024 学年教学计划为例, 其中规定: 外语学习阶段为 3 年级至 11 年级。其中, 3 年级-4 年级、7 年级-11 年级每周外语学习为 2 小时, 5 年级-6 年级每周外语学习为 3 小时。在全球化的驱使下, 吉尔吉斯教育体系中的外语主要是英语。

21 世纪以来, 中文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作为邻国的吉尔吉斯也逐渐兴起了中文学习浪潮。2008 年, 中吉高校合作开设了第一所孔子学院, 截至目前已经开设 4 所孔子学院。分别是: 比什凯克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吉尔吉斯民族大学孔子学院、贾拉拉巴德大学孔子学院和奥什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此外还设有孔子课堂和汉语教学点。其中奥什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是全球第一所颁发本科文凭的孔子学院, 也是作吉唯一示范孔子学院[21]。中文作为一门外语, 在吉尔吉斯的虽未强制列入到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学中, 但是从孔子学院、孔子课堂以及中文教学点在吉尔吉斯的发展, 可以看出, 中文教育在吉尔吉斯的发展态势良好。吉尔吉斯政府虽为明文规定中文教育在其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公用, 但对孔子学院以及一些大型中文活动, 如汉语桥等的支持, 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隐性的语言教育政策的体现。

4 结语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地区的重要节点国家, 是中国通往中亚地区的门户。吉尔吉斯是中吉乌铁路畅通的关键国家, 是欧亚大陆的腹地, 连接东西方的桥梁, 在古丝绸之路时期已在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占据了重要位置。2023 年, 中吉两国元首宣布将中吉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进一步推动了“一带一路”框架下经贸、基础设施、交通、数字化、人文等多领域的深层次合作。

吉尔吉斯语言教育政策的变化总体上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一是从前苏联中后期, 吉尔吉斯民族主义兴起, 到独立后初期吉尔吉斯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浪潮, 强化民族认同和国家主权。政府希望通过语言

政策及语言教育政策的调整来稳定吉尔吉斯政治局势, 安抚民族情绪、减少民族矛盾和社会冲突。积极推广吉尔吉斯语以增强民族凝聚力, 抑制俄语的发展。二是随着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缓和以及吉尔吉斯社会经济的发展, 俄语的使用价值广泛显现, 俄语的功用和地位并没有因为法律的规定而势微, 掌握俄语有助于吉尔吉斯人提高经济地位和就业机会。俄语重新回归, 吉尔吉斯开始平衡吉语和俄语的教育。与此同时, 为解决吉尔吉斯的少数民族关于语言教育政策产生的分歧, 吉尔吉斯政府推行多语教育政策, 鼓励少数民族母语教育的发展。三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推动下, 外语教育备受关注, 吉尔吉斯开始探索实践“三语教育”, 即“国语+官方语言+外语”。纵观吉尔吉斯斯坦语言教育政策的变迁历程, 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及时调整, 不断完善, 以促进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李睿, 李敬欢. 中亚五国语言教育政策背景下的中文教育发展研究 [J]. 民族教育研究, 2022, 33(05): 162-168.
- [2] 郭卫东, 黄小勇, 贾静芳.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不平衡双语制研究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03): 83-87.
- [3] 周庆生. 论东干语言传承 [J]. 民族语文, 2018(02): 22-35.
- [4] Общие сведения о стране. <https://www.kdmid.ru/docs/kyrgyzstan/information-about-the-country/>
- [5] Левитская Л. С., Дыбо А. В., Рассадин В. И. Этим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тюркских языков. – Общество с ограничен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ю " Научно-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Индрик", 2000.
- [6] Дыбо А. В. Хронология тюркских языков и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контакты ранних тюрков. – 2006.
- [7] 新疆民族辞典.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5: 381.
- [8] Киргизский. <https://minlang.iling-ran.ru/lang/kirgizskiy>
- [9] Cooper, R. L. 1989.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0] Spolsky, B. 2004. Language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46.
- [1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多语并存世界里的教育》. 巴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社, 2003: 14.

- [12] 安蕾. 中亚突厥语国家独立后的语言政策调整及背景因素分析 [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1(06): 108-111.
- [13] 马磊, 周庆生. 从伊塞克湖州二道沟村东干中学看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多语教育 [J]. 双语教育研究, 2017(01): 58-63.
- [14] Jacobm. Landau, Barbara Kellner-Heinkel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the ex-Soviet Muslim States [M]. London: Hurst and Company, 2001: 170-186.
- [15] 刘庚岑, 徐小云. 吉尔吉斯斯坦 [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200.
- [16] Сколько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разных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проживают в КР.
<https://ru.sputnik.kg/20220805/kyrgyzstan-nacionalnosti-chislennost-1066563299.html>
- [17] 李雅. 塔吉克斯坦独立后的语言政策变迁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01): 74-80.
- [18] Чолпон Чотаева. Язык как фактор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Кыргызстана [J], слова, 2006.7.
- [19] Маржан. Кыргыз Орус алмаштырат [N], кечки Бишкек, 2013.05.23.
- [20]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численности учащихся в дневных обще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ях по языкам обучения.
<https://stat.gov.kg/ru/pendata/category/4263/>
- [21] 奥什孔院何以成为吉尔吉斯斯坦示范孔子学院.
https://k.sina.com.cn/article_6556793383_186d0ba27019018tez.html